

8 30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 的報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1236

1917.1

K.

38961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
的報告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三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列寧著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報告一書，
係按蘇共中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斯大林學院所編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俄文
原版（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莫斯科
版）譯出。

青年朋友們和同志們！

今天是「流血星期日」十二週年紀念，我們有充分理由把它看成是俄國革命的開始。

成千上萬的工人，——這並不是社會民主黨人，而是教徒，忠實於沙皇的人們——在加邦牧師的領導下，從城內各個地方向首都中心區域會集，向冬宮前的廣場會集，以便向沙皇呈遞自己的請願書。工人們抬着聖像前進，而他們當時的領袖加邦並已上書沙皇保證說，他保證他的安全，請求他出來接見人民。

軍隊調來了。烏蘭騎兵和哥薩克手持刀槍衝殺集聚的人羣，向手無寸鐵並跪求哥薩克放他們過去謁見沙皇的工人射擊。根據警察局的情報，當時有一千多人被擊斃，兩千多人被擊傷。工人的憤激心情難以筆墨形容。

這就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流血星期日」的一般的情景。

爲了使你們更清楚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我把工人請願書讀幾段給你們聽聽。請願書開頭寫着：

「我們是一羣住在彼得堡的工人，特來向陛下請願。我們是不幸的，遭受侮辱的奴隸，我們備受專橫暴政的欺

壓。當我們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停止工作，請求我們的廠主只是給予我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東西。但是這個要求被拒絕了，因為廠主認為這是不合法的舉動。我們這裏成千上萬的工人也像所有俄國人民一樣，沒有一點人權。由於陛下的官吏專橫無理，我們都變成了「奴隸」。

請願書同時還提出了下面的要求：大赦，各種社會自由，合理的工資，逐漸地把土地交給人民，根據普遍的，平等的選舉權召開立憲會議，請願書最後寫道：「陛下！請不要拒絕幫助您的人民！請拆除陛下和陛下人民間的壁壘吧！請陛下降旨，並宣誓實現我們的請求，那時陛下將使俄國變成一個幸福的俄國；否則，我們就準備死在這裏。我們只有兩條路：或者是自由和幸福或者是墳墓」。

現在讀起這篇由宗法牧師所領導的，沒有素養沒有文化的工人底請願書，就會發生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人們會不自地感到在這個天真的請願書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即那些想以社會主義者自命，而事實上却只是些資產階級清談家的人們現今作出的各種和平決議之間頗有類似之處。革命前俄國不覺悟的工人，不知道沙皇是統治階級，即大地主階級的首腦，而這些地主已和大資產階級間發生有千頭萬緒的聯繫；並決心以一切暴力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壟斷、特權和利潤。現代社會和平主義者總想以「高等文明」人士自居——完全不是開玩笑，——但他們竟不知道等待正在進行帝國主義掠奪戰爭的資產階級政府來實現「民主的」和

平，正像是想用和平請願書就能使血腥的沙皇宣佈實行民主改革的愚蠢想法一樣的愚蠢。

雖然如此，他們中間仍有很大的區別，因為現代社會和平主義者都是些十足的偽君子，他們企圖以溫和的引誘方法使人民離開革命鬥爭，而革命前俄國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却用事實證明了他們是率直的人，剛剛具有了政治覺悟。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廣大人民羣衆開始有了政治覺悟並奮起從事革命鬥爭。

「俄國還沒有革命的人民」——當時俄國自由黨的領袖彼得·司徒盧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兩天曾這樣說過，他當時主持着自由出版於國外的秘密機關報。沒有文化的農民國家能夠產生革命人民的這種思想，在這位「高等文明的」；高傲的和最愚蠢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領袖看來，簡直是荒謬絕倫！當時的——以及現在的——改良主義者們竟如此深信不會發生真正的革命！

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舊曆九日）前，俄國革命黨由一小羣人組成了，當時的改良主義者（也正像現在的改良主義者一樣）譏笑我們，稱我們為「宗派」。幾百個革命組織者，幾千個地方組織的黨員，每月最多不過出版一次的六種革命小報，這些小報主要是在國外出版，經過異常的困難，重大的犧牲，以私運的方法轉送到俄國來的，——這就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前的俄國各革命黨，首先是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的情形。這種情形在表面上就使得眼光狹小的，目空一切的改良主義者們能武斷地說，俄國還沒有革命的人民。

然而這種情形經過幾個月之後就完全變了樣子。由幾百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突然」增長到了幾千個，這幾千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又變成了二三百萬無產者的領袖。無產階級鬥爭，激起了約五千萬到一萬萬農民羣衆的巨大騷動和部分農民革命運動，農民運動獲得了軍隊的響應，引起了士兵起義和部隊與部隊間的武裝衝突。於是一個具有一億三千萬居民的大國就爆發了革命，於是這個昏沉欲睡的俄國就變成了革命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俄國了。

必需研究這個轉變，瞭解這個轉變發生的可能性，及其方法和路線。

這個轉變的最主要手段就是羣衆性的罷工。俄國革命的特點就在於：按其社會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按其鬥爭手段來說却是無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之所以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因為它所直接追求的目的以及它用自己的力量能夠直接達到的目的就是民主共和制，八小時工作日，沒收貴族大量的大地產，——所有這些措施，一七九二年和一七九三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幾乎都已完全實現過。

同時，俄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僅因為無產階級是運動的領導力量和先鋒隊，而且還因為無產階級特有的鬥爭手段即罷工，曾是推動羣衆的主要方法，是有決定意義事件波浪式增長中的最特出的現象。

俄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中羣衆性政治罷工起了異常巨大作用的第一次的——但毫無疑問，它決不會是最後的一次——偉大革命。甚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

不根據罷工的統計材料來研究俄國革命事變和其政治形式更換的基礎，就不能瞭解這種事變和其政治形式的更換。

我知道的很清楚，枯燥無味的統計數字是怎樣地不適於口頭報告，怎樣地能嚇走聽衆。但爲要使你們能來估價整個運動的真正客觀基礎，我還是不能不引證一些大約的數目字。俄國在革命前十年內，罷工的人數每年平均是四萬三千人。所以在革命前整個十年內，罷工者的總數就是四十三萬人。一九〇五年一月，即革命開始的第一個月，罷工的人數是四十四萬人。這就是說，僅僅是一個月就比過去所有十年的總數還多！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甚至就像在英國、美利堅合衆國、德國這些最先進的國家裏，也沒有發生過像一九〇五年俄國所發生過的這樣大規模的罷工運動。罷工者的總數是二百八十萬人，比所有工廠工人總數多一倍！這當然並不就是說，俄國城市工廠工人比他們的西歐兄弟們更有素養些，更有力些或者是更適應於鬥爭些。其實剛剛相反。

但是，這却表現出了尙在半睡狀態中的無產階級精力將會是多麼的偉大。這說明了，在革命的時代，——根據最正確的俄國歷史材料，我可以毫不誇大地肯定說，——無產階級能夠把鬥爭的力量發展得比一般平常的時候大到一百倍。這說明了直到一九〇五年止，人類還不知道，如果是在爲達到真正偉大的目的而鬥爭，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去鬥爭，無產階級力量的振奮程度可能是，而且定將是多麼的偉大，多麼的宏偉！

俄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以最偉大的毅力，以最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來進行鬥爭的正是僱傭工人的先鋒隊，僱傭工人的精華。工廠愈大，罷工的進行愈是頑強，罷工愈是一年之中再三重復發生。城市愈大，無產階級在鬥爭中的作用也就愈大。在工人覺悟程度最高和人數最多的三個大城市裏——彼得堡、里加和華沙——罷工者的數量（就其和工人總數的比例來說）要比其他所有城市的罷工者數量多得多，更不必提鄉村了。

俄國的五金工人——大概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一樣——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下面一件大有教益的事實吧：在一九〇五年俄國每一百個工廠工人當中，罷工人數為一百六十人。而在同一年每一百個五金工人當中，罷工人數則為三百二十人！據統計在一九〇五年每一個俄國工廠工人因為罷工平均要喪失十個盧布，——以戰前市價計算，約合二十六個佛郎，——可以說這些錢都是為了鬥爭而犧牲的。如果我們只拿五金工人來說，我們所得到的數目就要比這多兩倍！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分子走在前面，引導動搖不定的，喚醒尚在昏睡的，鼓勵意志薄弱的分子。

非常特殊的是政治罷工和經濟罷工在革命時期的交織。無可懷疑，也只有這兩種罷工形式的緊密結合，才能保證運動具有巨大力量。如果被剝削的廣大羣衆不是每天看見自己面前的例子，各個工業部門的僱傭工人迫使資本家直接和立刻改善他們的狀況，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些羣衆吸引到革命運動裏來。新的勇氣由於這個鬥爭而在

俄國人民羣衆中間播揚開來。只是到這個時候，農奴制的、沉睡不醒的、宗法制的、虔敬的、恭順的俄國才拋棄了一切舊東西；只是到這時候，俄國人民才獲得了真正民主的，真正革命的教育。

如果說資產階級的先生們，以及他們俯首貼耳的應聲虫，即社會主義改良者們也大言不慚地談論民衆「教育」的話，那末他們通常只是把教育了解爲使羣衆墮落，使羣衆養成資產階級偏見一類的，學校式的和學究式的東西。

真正的民衆教育，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脫離羣衆本身的獨立的政治鬥爭，特別是不能脫離羣衆本身的革命鬥爭。只有鬥爭才能教育被剝削的階級，只有鬥爭才能使被剝削的階級發現自己的力量，擴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清醒它的頭腦，鍛鍊它的意志。因此，甚至連反動分子們也不得不承認，一九〇五年，戰鬥的一年，「瘋狂的一年」最終地葬送了宗法制的俄國。

現在我們進一步地來看看一九〇五年罷工鬥爭時的俄國五金工人和紡織工人間的比照。五金工人是薪金最高，最有覺悟，最有文化的無產者。一九〇五年，俄國紡織工人的數量，要比五金工人多一倍半以上，他們是最落後的，和其他工人比較起來是薪金最低的工人羣衆，他們往往還沒有和鄉間自己的農民親屬斷絕聯系。這裏我們就碰到了下面所講的極重要的情況。

在一九〇五年全年內，五金工人的政治罷工多於經濟罷工，雖然這個優勢，在年初時遠沒有像在年底時那樣大。紡織工人完全相反，我們在一九〇五年初所看到的

是，他們所進行的絕大部分都是經濟罷工，只是到年底時，這個優勢才由政治罷工取而代之。由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經濟鬥爭，只有爲爭取立刻和直接改善自己生活狀況的鬥爭，才能振奮起被剝削羣衆的最落後階層，才能給他們以真正的教育，並使他們——在革命時代——經過幾個月之後變成政治戰士的軍隊。

爲要達到這一點，當然就必需使工人的先進部隊不要把階級鬥爭了解成就像改良主義者經常極力對工人所暗示的那樣是爲少數上層謀利益的鬥爭，而是要使無產階級真正成爲被剝削者大多數的先鋒隊而出現，並引導這個大多數參加鬥爭，如像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曾經發生過的那樣，如像在將來歐洲無產階級的革命中應當發生，毫無疑問，也會定將發生的那樣。

一九〇五年初，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第一個罷工運動的巨大浪潮。同年春天，我們已經看到第一個大規模的，不僅是經濟的同時還是政治的農民運動在俄國爆發了。這一在歷史上成爲轉折點的事實有着多麼重要的意義，只有那些還能回憶起如下情況的人才能了解，這種情況就是俄國農民只是在一八六一年才從最悲痛的農奴制的羈絆中解放出來，大部分的農民都是不識字的，生活在難以形容的貧困裏。他們受地主壓迫、受牧師愚弄，彼此間被極大的距離以及幾乎完全是荒野無路的情形所隔離。

一八二五年，俄國第一次看到了反對沙皇的革命運動，參加這次運動的幾乎全是貴族。從那時候起，直到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第二被恐怖分子所殺害時止，站在運動

前頭的都是中等階層的知識分子。他們表現出了極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並以其進行鬥爭所採用的英勇的恐怖方法引起了全世界的驚奇。這些犧牲並不是枉然的，毫無疑問，它們是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以後俄國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它們所要達到的直接目的，即喚起人民革命，並沒有達到而且也不能達到。

只有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只有由於俄日帝國主義戰爭慘痛教訓所引起的，蔓延於全國的羣衆性的罷工浪潮，才把廣大的農民羣衆從長期沉睡中喚醒過來。「罷工者」這個名詞在農民中間獲得了完全新的意義：它意味着類似於暴動者，革命者之類的什麼東西，就像「大學生」這個名詞以前所表現的那樣。但是「大學生」是屬於中層階級，屬於「學者」，屬於「紳士」，所以他對人民說來乃是異己分子。反之，「罷工者」却是來自民間，本身也是被剝削者；當他們被迫離開彼得堡之後，他們常常回到鄉間去，向自己的鄉間同志們講述已經席捲了城市：應該是消滅資本家和貴族的火警。俄國農村裏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人物——覺悟的青年農民。他們和「罷工者」發生了關係，他們讀報紙，向農民講述城裏發生的事件，向鄉間的同志們解釋政治要求的意義，並號召他們進行鬥爭去反對大地主和貴族，反對牧師和官吏。

農民成羣地聚集起來，討論自己的處境，並逐漸地參加了鬥爭：他們成羣結隊地起來反對大地主、燒毀他們的邸宅和莊園，或是沒收他們的儲藏，奪去他們的五穀和其他

的生活必需品，打死警察，要求把大量貴族的土地轉交給人民。

一九〇五年春天，農民運動還只是處於萌芽的狀態，這一運動所波及的縣份還只是少數，即七分之一左右。

但是，城市無產階級羣衆性的罷工和鄉村農民運動的結合，已足以動搖沙皇最「堅固的」和最後的支柱。我指的是軍隊。

海軍和陸軍中的軍人起義的時期開始了。在革命時期，每次罷工和農民運動浪潮的高漲，都有全國各地的士兵起義伴隨着。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起義是黑海鐵甲艦「波將金侯爵」號的起義。「波將金侯爵」鐵甲艦落到起義者的手裏之後，參加了敖德薩的革命鬥爭，在革命失敗後，曾企圖佔領其他港口（如克里木的費奧多西亞），但也沒有成功，最後就在君士坦士投降了羅馬尼亞當局。

請允許我把黑海艦隊這次起義中的一個小小插曲向你們詳細談一下，以便你們能對這個事件發展的最高階段有個具體的了解：

「革命的工人和水手經常舉行會議，這些會議一天比一天的頻繁起來。因為不准兵士參加工人羣衆大會，所以工人就成羣成羣地開始來參加士兵羣衆大會。參加會議的有成千上萬的人。共同發動的思想獲得了熱烈的響應。在最覺悟的一些連隊裏選出了代表。

於是軍隊長官決定採取措施。有些軍官想在羣衆大會上發表「愛國」演說的企圖得到了悲慘的結果：

那些慣於爭論的水兵迫使自己的長官可恥地逃竄。因為遭遇了這些失敗，於是便決定完全禁止召開羣衆大會。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一連全副武裝的戰鬥連被佈防在海軍營房的門邊。海軍少將皮薩略夫斯基厲聲命令說：「任何人不准走出營房！違者槍斃」。水兵彼特洛夫從接受命令的這個連隊裏走出，當着衆人的面前把自己的步槍裝上子彈，一槍打死了別洛斯托克團裏的中尉史騰，第二槍打傷了海軍少將皮薩略夫斯基。一個軍官指揮說：「把他逮捕起來」。誰也沒有離開原來的地位走動一步。彼特洛夫把自己的槍丟在地上說：「爲什麼站着不動？來逮捕我呀！」彼特洛夫被逮捕起來，海軍士兵從各方面湧上來，心情激動地要求釋放彼特洛夫，並表示說他們願意担保他。激憤的心情在當時已達到了頂點。

——彼特洛夫，射擊是因走火，對嗎？——爲要從僵局中尋求出路，一個軍官這樣的問。

——爲什麼是走火呢？我走了出來，裝上子彈並且瞄準了才射擊的，難道這是走火嗎？

——他們都要求釋放你……

於是彼特洛夫被釋放了。但是海軍士兵們並不以此爲滿足，於是逮捕了所有的值日軍官，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並把他們押送到辦公廳去，約爲四十個人的海軍士兵代表整夜開會。決定釋放被逮捕的軍官，但是不准他們再到營房裏來。」……

這個不大的場面很明顯地告訴了你們，大多數軍隊的起義事件是怎樣爆發起來的。民間的革命醞釀不能不影響到軍隊。最特出的現象，就是運動的領袖都是海陸軍中那些主要是從產業工人中徵募來的人，他們具有高度的技術訓練，如像工兵。但是廣大的羣衆都還太幼稚，太和氣，太寬大，具有濃厚的基督教徒的心情。他們很容易發作，任何一件不公道的事情，長官態度粗暴，營養不好等等都能引起他們的憤怒。但缺乏堅毅的精神，對任務沒有明確的認識：對於只有堅決繼續進行武裝鬥爭，只有戰勝一切軍事、民政當局，只有推翻政府和奪取全國政權才是革命勝利的唯一保障這件事情沒有足夠的認識。

廣大的海陸軍士兵羣衆極容易開始譁變。但是他們也極容易做出這樣愚蠢的事，如釋放已被逮捕的軍官；輕信長官的允諾和勸說；這樣長官就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獲得援兵，粉碎起義的力量，然後再加以最殘酷的鎮壓，並用判處死刑的辦法來對付起義的領袖。

把一九〇五年俄國軍隊中的起義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的軍人起義做個對比是特別有趣的。當時政治運動的領導者幾乎全是軍官，即一些貴族軍官；他們在拿破崙戰爭的時候和歐洲民主思想接觸而受其感染。士兵羣衆當時都還是由農奴所組成，所以很消極。

一九〇五年的歷史却完全相反。軍官們——少數除外——不是具有資產階級自由派，改良主義者傾向的人，就是帶有直接反革命情緒的人。穿着軍衣的工人和農民是起義的靈魂；運動變成了人民性的運動。運動在俄國歷史中

第一次席捲了多數的被剝削者。運動中所缺少的東西，一方面是集衆缺少剛毅和果斷的精神，他們極容易輕信，另一方面是穿着軍服的革命社會民主黨工人還缺乏組織：他們不善於奪取領導權，不善於領導革命的軍隊並轉而向政府進攻。

順便說一下，這兩個缺點——可能比我們所希望的要慢些，但是毫無疑義地，——不僅要被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過程，而且要被現今的戰爭所消滅……

總之，俄國革命的歷史也猶如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歷史一樣使我們得到了一次無可爭辯的教訓，除了全民參加的軍隊的一部分戰勝它的另一部分，軍國主義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場合都不可能以別的什麼方法來戰勝和消滅的。僅僅是指摘：咒罵，「否認」軍國主義，批評和證明它的危害性還是不夠的，和平地拒絕軍事服務是愚蠢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加緊保持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並且不是一般地，而是具體地來訓練無產階級中的優秀分子，使他們在人民中發生最深刻醞釀時變成革命軍隊的領導人物。

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每天的經驗，都教我們這樣做。這些國家所經受着的每個「不大的」危機，都在小的範圍內向我們顯現出了戰鬥的因素和萌芽，這些戰鬥在大危機的時期必然是不可避免地大規模地重複着。比如，任何一次的罷工，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小危機，又是什麼呢？普魯士內務部長浦特卡麥先生所說的有名格言：「在每次的罷工中都潛藏着革命的多頭蛇」，難道是不正確的嗎？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甚至就是在所謂最和

平，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每當罷工發生就調集士兵的事情不是向我們說明，在真正大危機的時候，事情將會是怎樣嗎？

現在我再轉到俄國革命歷史的問題上來。

我想和你們談一下，工人罷工是怎樣震撼了全國，震撼了最廣大，最落後的被剝削階層，農民運動是怎樣開始的，軍隊起義又是怎樣伴隨着它而爆發起來的。

一九〇五年秋天，整個運動都發展到了最高點。八月十九日（六日），沙皇頒佈宣言成立代議機關。所謂布里根杜馬應該是根據選舉法組成的，這個選舉法只規定了少到可笑的幾個選舉人，並且沒有賦予這個特殊的「國會」任何立法權，而是僅僅給它以諮議協商的權利！

資產階級、自由派、機會主義者準備以雙手來接受嚇得魂不附體的沙皇所贈予的這個「禮物」。一九〇五年俄國的改良主義者，也像所有的改良主義者一樣不能夠明白，在某種歷史形勢下的改良，特別是要改良的允諾，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制止人民起義的醞釀，迫使革命的階級停止鬥爭，或者至少是削弱鬥爭。

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對一九〇五年八月虛幻憲法的這種特惠和恩賜的真實意義知道的很清楚。因而它及時就提出了口號：打倒諮議性的杜馬！抵制杜馬！打倒沙皇政府！繼續革命鬥爭來推翻這個政府！不是沙皇，而是臨時革命政府應當召集俄國第一個真正的人民代表會議！

歷史證明了革命社會民主黨人是正確的，因為布里根杜馬始終未能召集起來。革命的旋風在杜馬召開之前就把